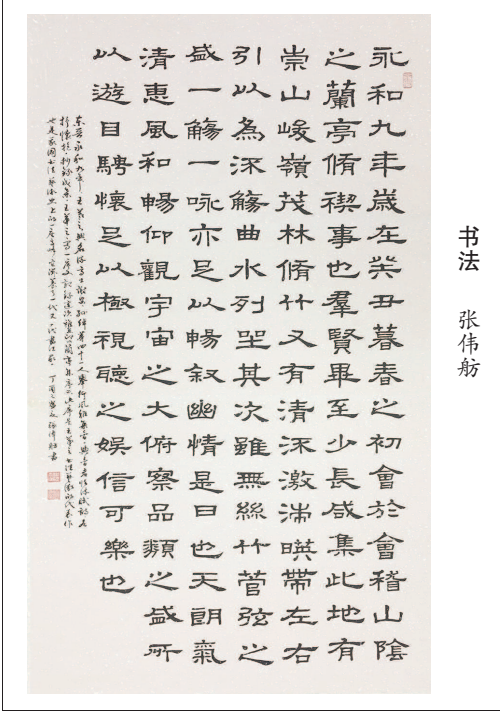


立春、雨水、惊蛰……我在心里默念着：坚冰深处春水生，果然心湖也如早春的湖面，挣脱了严寒的季节，泛起了层层记忆的涟漪，手边的铁观音温煦着，弥散着清新之气，望着窗外每年春寒中第一个盛开的玉兰，我向往着旷野，盘桓野地，阅读时光在山峦、石林、树木间写下的话语，倾听着高原的风吹来民族在迁移中的谣曲。

人有时候就想摆脱日常，跌入陌生，离开都市，走向高原。站在群山环绕的高原，看一场大迁徙舞，

这并不是我的虚构和幻想，而是真实的经历。因为难得，所以难忘，会在不经意间从记忆中浮现，让我回到高原之风欢欣鼓舞的野地……

毕节深藏在乌蒙山褐绿的皱褶里，赫章留在我记忆的峡谷中，它们都属于云贵高原，是我飞跃了万水千山，才有了看他们在群山间起舞的共同度过。



书法 张伟坊

一走进格鲁吉亚，由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气勃勃与杂乱便扑面而来。首都第比利斯建于公元5世纪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介乎欧亚的重镇。新与旧、古老与年轻交织。城池依山势铺陈，一河穿城而过，路上车堵蜗行，人流熙熙攘攘。我们长久徜徉在中世纪古城之窄巷间，饭肆、咖啡馆、商铺……应接不暇，宛如时光倒流。又乘缆车登山顶，俯瞰全貌，与古堡、教堂、格鲁吉亚母亲雕像零距离接触。

导游乔治，是一位酷似列宁模样的汉子，光头，留有褐黄色短须，曾在北京留学七年，中文语速溜快，他自豪得一塌糊涂地告诉我们，格鲁吉亚人是高加索人种唯一后代，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主人，是东正教的正统继承者。一周来，我们便是在他精力旺盛地率领下，浏览格鲁吉亚。

秋天的北高加索是迷人的，千山万壑，层林尽染，峻奇苍凉。在迷人小镇卡兹贝吉，我们走进了大山深处的集市，在那些林林总总的手工制品前迈不开腿，并同一位拉着手风琴的民间艺人一起载歌载舞；悬崖上的乌普里斯册要寨，卓立群山，彰显格鲁吉亚人的战斗民族禀性；在世界最大山洞之一的普罗米修斯山洞，我们在钟乳石、石笋、地下河的幽深世界里乐不思归；在古迹乌利背靠大山的一

个鲜花盛开的农家餐馆品尝格鲁吉亚美食“水煮包子”；在著名的十字山口远眺5147米的卡兹别克雪峰，哈啰！一只壮硕的高平欧亚的重镇。新与旧、古老与年轻交织。城池依山势铺陈，一河穿城而过，路上车堵蜗行，人流熙熙攘攘。我们长久徜徉在中世纪古城之窄巷间，饭肆、咖啡馆、商铺……应接不暇，宛如时光倒流。又乘缆车登山顶，俯瞰全貌，与古堡、教堂、格鲁吉亚母亲雕像零距离接触。

斯大林是格鲁吉亚绕不开的名字，由于历史原因与记忆深处的印迹，我们兴致勃勃地与街头“斯大林大元帅”相拥合影。又专程造访了1903年斯大林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印刷所。

那是幢二层小楼，偏远破败，人迹罕至，小园中一口井通向地下12米，现一间20平方米左右地下室。我们抚着锈迹斑斑的机器，思绪万千……

看守此遗存的是相貌不俗的耆老，年近八旬，笑容可掬，在挂满列宁斯大林像及红旗的简易办公室，耆老还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访问者赠予的礼物，

初秋的午后，我们来到了赫章的石林，姿态各异的石头散落在草地和林木间，犹如一场陨石雨带来的天外来客。上亿年过去了吗？风吹雨淋，冬去春来，冰雪消融，时光的大潮不息地奔流，改变了他们陌生的容颜，他们已经和这里的花草树木藤蔓大地组成了相互依存的家园。

时光，真是最神奇的魔术师，时光可以让外来客变成一家人，时光也可以让家家户户，让一个民族踏上遥远的旅途，时光是历史的载体，展开一个民族在大迁徙中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画卷。

在纯净的蓝天下，厚实的云朵静静地等候着，在高原明亮的阳光下，我们也安心地等候着，他们包好了头布，穿好了披衫，拿起了弓弩，开始了大迁徙舞。他们由男女老少组成，他们是云贵高原赫章土地上的苗族，他们披着“穿在身上的史书”，他们以祖先的热血舞蹈，他们以舞蹈回溯着民族的记忆，苗族的历史在舞蹈中徐徐展开。

让心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迁徙和离开是为了重新寻找居住的家园。他们舞步包括一瓶二锅头。

在历史回声召唤下，次日又专程去了哥里，一座位于大山深处的宁静小城，去参观斯大林故居、博物馆及专列。一幢灰白色外墙的二层小楼，憾其资料大多为图片及报纸。导游乔治说，主要实物都在莫斯科。参观者众，大都操着俄语。

在格鲁吉亚，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，在第比利斯金碧辉煌的三一教堂，恰逢天使纪念日，红衣主教亲临主持，数以千计的信徒庄严肃立，燃烛祷告，优美而悠远的圣歌声响彻整个穹顶。

我心中又思念起三毛。这几年我参与策划组织三毛散文奖及相关纪念三毛活动，还花了近五年时间创作了《世之奇文：三毛》这本传记作品。

歌声萦绕《橄榄树》，天上人间有知音。时时刻刻，三毛都在我的心中。我一次次走进三毛的世界，一次次与三毛的心灵对话。传奇人生天下名，谁能读懂真三毛？

三毛与邓丽君都是一代人心中的偶像。邓丽君死后有筠园墓地可供人凭吊，而三毛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台湾宝金山公墓，至今未入土为安。对于三毛未归葬入土，我心中存有几许疑问。3月26日见到三毛姐姐陈田心，问及此事。三毛姐姐对我说，我们一家是基督教家庭，三毛当时的葬礼也是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，考虑到当时三毛粉丝众多，怕发生令人意外的事，就将骨灰寄存公墓中，没入土归葬。这

沉稳而凝重，面容纯朴而坚毅，古歌高亢而悠远，是为了告诉自己，也是告诉晚辈，自己从哪里来，祖先从哪里来，迁徙是民族的血脉在历史中的绵延，迁徙是民族的历史在大地上的书写，第一场鸡叫舞，第二场行路舞，第三场天亮舞，生动地演绎着他们从出发、行进，直到抵达，苗族祖先走过万水千山，历经千难万险的历程。留恋、回望、强身、打鸟、探河、给河神敬酒……他们在天地间的舞蹈，呼唤着神灵的垂顾佑佑，告慰着祖先的辟路蓝缕，栉风沐雨的路上，薪火相传的旅程，一部苗族的发展史，也是一部苗族的迁徙史。

在天地间的舞蹈和在剧场中的舞蹈真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在群山伫立白云环绕的高原上，在湛蓝天空澄澈透明的阳光下，看着他们跳大迁徙舞真是非同寻常的体验，音乐和舞步，面容和眼神，天空和大地，群山和我们正是在演绎的现实，也是迅即流入时光大河的历史，生命不仅仅在市井中存活，也在天地间生长；人生不仅仅是每日的按部就班，也是激越浩荡的奔流。

我在石林间穿行，心里还回想着刚才苗族的大迁徙舞。当音乐消散，舞步停歇，石林间恢复了沉静。我们走到了耸立的石林丛中。阳光渐暗，更感到石林的幽深，近看石林的容颜，灰白色的岩石上纹理繁复，太长的时光静静地流过，才让石林如此清幽，又如此丰富。当我穿过双壁对峙的石林，来自南宁的同学用手机留下了我和石林贴近的合影，短暂的相



遇，以数码照片存储，在记忆中停留。他是我们鲁院同学中公认的摄影高手，这几张照片成了我回望云贵之行时，重复点看的照片，那古老岩石上的杏黄色泽悦目中透出神奇的气息，标注着岩石的不同一般，这岩石上附着的一层杏黄色是什么呢？是一种菌类植物吗？这是高原石林留给我的谜语。

连日来侵入上海的风雨终于收了性子，久违的阳光洒下来，带着春日的安稳，在阳光下阅读、遐想、写作，岁月的静好犹如手边一杯温热的清茶。微信中的一张照片，瞬间让我想到了高原屋脊上的花海。

早春的上海，还是玉兰初放的嫣然，乌蒙山上飘过纷纷扬扬的春雪，洁白的雪花洒落在万千花枝上，尚未凋谢的花枝与尚未消融的细雪凝结成冰清玉洁的美。雪，赋予了她们清新隽永的气质，温柔秀美中的坚卓，我的思绪一次次地抵达她们的身边，回味着高原的雄浑，野地的辽阔，在季节变换和岁月更替中，无数的生命在原野上繁衍生长，永不止息的新陈代谢，很多岁月消失了，很多记忆不会消失，日与月交替着将她们照亮……

也许是三毛家人的良苦用心。陈田心大姐还告诉我，家人眼中无名，我眼中三毛就是我的妹妹。荷西丧生后，三毛患有严重的忧郁症，我们家人当时也不知道这种病，妹妹三毛的死应与忧郁症有关。田心大姐又说，妹妹去世28年了，还有这么多人爱她，纪念她，她在天之灵，应感欣慰。今年80岁的三毛姐姐田心，说起妹妹三毛，不由流下泪水。

三毛生前遗愿，归葬敦煌。如今，鸣沙山上有三毛生前友人陈达镇为她建的衣冠冢。贾平凹《佛事》文中写到此事。

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今年3月26日，是三毛诞辰76周年，三毛如果活着，也是76岁的老人了。时光回到28年前的1991年1月4日，三毛神奇地走了，来不

曾经，与人们居处关系最密切的，除了井，便是塘了。现今的许多地名中亦可见出。如我周边的街道、村、镇就多有叫“石塘”、“后塘”、“新塘”之类的。

我印象里的塘，总有几株老树遮荫，野草茂盛，周边还会有一小畦菜地，藤架边上，蛱蝶翩跹，水边一角飘着几朵睡莲，有极细小的艳红的蜻蜓停在上面。无风而起的涟漪，则是水蜘蛛们滑过时弄出来的。塘水呈墨绿色，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。有了塘，自然有了鸟影蛙鸣，还有鱼虾螺蚌、各色昆虫，它们都一同融入了塘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与春、夏、秋、冬一道成为了乡间的景致。

池给我的印象要开阔得多，杜甫诗云：“北池云水阔，华馆醉秋风。”（《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》）又《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》，有句：“湍驶风醒酒，船回雾起隈。高城秋自落，杂树晚相迷。”可以想见这座位于成都东南的摩诃池水面辽阔的样子。长白山上的天池，我去的时间正值冰封，但亦能感受其壮观。云南的滇池，水域宽广，被襟岸幘的孙髯翁在大观楼长联的开头称：“五百里滇池，奔来眼底。”然而，滇池与庄子提到的南冥相比，就太小了，大约只能算是个小塘了。鲲鹏要去那里休息，庄子云：“南冥者，天池也。”

现代的城市中也有不少人工弄出来的池塘，但这类池塘太整洁了，失去了野趣，而野趣正是诗意的源头。谢灵运在永嘉时有《登池上楼》一诗，至今仍在很多人的心底招摇：“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；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”松尾芭蕉的俳句：“寂寞古池塘，那青蛙跳水的，声响。”也不断唤起着人们对荒凉废弃的池塘的怀恋。

朱自清笔下的《荷塘月色》已成经典。有人为了一睹荷塘真容，考取了清华，入学后参加义务劳动，是在校园西北角的荒岛上清淤，装做不经意地问老师：荷塘在哪儿？老师一指脚下，说：这挖泥的地方就是荷塘。这一回答让他瞠目结舌。原来，朱自清那时写的是“近春园遗址”的一角。说起来，朱自清的年代离我们真的不远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他曾应浙江省第六师范校长郑鹤春之邀，来到我的家乡浙江省临海教过书，他的散文《匆匆》就是在临海时写下的。没有想到，一个世纪匆匆而过，竟能有如此沧桑的变化。

夏丏尊先生翻译过德·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。他以挖塘比喻教育。在《爱的教育》的译者序言里，夏先生说：“好像掘池，有人说四方形好，有人说圆形好，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，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：水，反无人注意，教育上的水是什么？就是情，就是爱。教育没有了情爱，就成了无水的池，任你四方形也罢，圆形也罢，总逃不了一个空虚。”这话说的多好啊。夏丏尊与朱自清是同时代的学者。我们是关注于池塘的形式多一些，还是关注于水多一些呢？有水的池塘，才会“生春草”。而有爱的事业，才会欣欣向荣，春满人间。

曾经，与人们居处关系最密切的，除了井，便是塘了。现今的许多地名中亦可见出。如我周边的街道、村、镇就多有叫“石塘”、“后塘”、“新塘”之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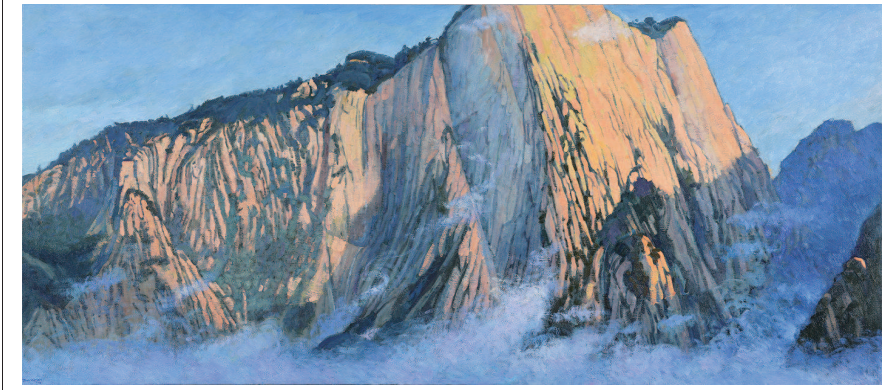
我印象里的塘，总有几株老树遮荫，野草茂盛，周边还会有一小畦菜地，藤架边上，蛱蝶翩跹，水边一角飘着几朵睡莲，有极细小的艳红的蜻蜓停在上面。无风而起的涟漪，则是水蜘蛛们滑过时弄出来的。塘水呈墨绿色，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。有了塘，自然有了鸟影蛙鸣，还有鱼虾螺蚌、各色昆虫，它们都一同融入了塘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与春、夏、秋、冬一道成为了乡间的景致。

池给我的印象要开阔得多，杜甫诗云：“北池云水阔，华馆醉秋风。”（《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》）又《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》，有句：“湍驶风醒酒，船回雾起隈。高城秋自落，杂树晚相迷。”可以想见这座位于成都东南的摩诃池水面辽阔的样子。长白山上的天池，我去的时间正值冰封，但亦能感受其壮观。云南的滇池，水域宽广，被襟岸幘的孙髯翁在大观楼长联的开头称：“五百里滇池，奔来眼底。”然而，滇池与庄子提到的南冥相比，就太小了，大约只能算是个小塘了。鲲鹏要去那里休息，庄子云：“南冥者，天池也。”

现代的城市中也有不少人工弄出来的池塘，但这类池塘太整洁了，失去了野趣，而野趣正是诗意的源头。谢灵运在永嘉时有《登池上楼》一诗，至今仍在很多人的心底招摇：“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；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”松尾芭蕉的俳句：“寂寞古池塘，那青蛙跳水的，声响。”也不断唤起着人们对荒凉废弃的池塘的怀恋。

朱自清笔下的《荷塘月色》已成经典。有人为了一睹荷塘真容，考取了清华，入学后参加义务劳动，是在校园西北角的荒岛上清淤，装做不经意地问老师：荷塘在哪儿？老师一指脚下，说：这挖泥的地方就是荷塘。这一回答让他瞠目结舌。原来，朱自清那时写的是“近春园遗址”的一角。说起来，朱自清的年代离我们真的不远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他曾应浙江省第六师范校长郑鹤春之邀，来到我的家乡浙江省临海教过书，他的散文《匆匆》就是在临海时写下的。没有想到，一个世纪匆匆而过，竟能有如此沧桑的变化。

夏丏尊先生翻译过德·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。他以挖塘比喻教育。在《爱的教育》的译者序言里，夏先生说：“好像掘池，有人说四方形好，有人说圆形好，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，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：水，反无人注意，教育上的水是什么？就是情，就是爱。教育没有了情爱，就成了无水的池，任你四方形也罢，圆形也罢，总逃不了一个空虚。”这话说的多好啊。夏丏尊与朱自清是同时代的学者。我们是关注于池塘的形式多一些，还是关注于水多一些呢？有水的池塘，才会“生春草”。而有爱的事业，才会欣欣向荣，春满人间。



紫霞

——华山系列（油画）田学森

我中心又思念起三毛。这几年我参与策划组织三毛散文奖及相关纪念三毛活动，还花了近五年时间创作了《世之奇文：三毛》这本传记作品。

歌声萦绕《橄榄树》，天上人间有知音。时时刻刻，三毛都在我的心中。我一次次走进三毛的世界，一次次与三毛的心灵对话。传奇人生天下名，谁能读懂真三毛？

三毛与邓丽君都是一代人心中的偶像。邓丽君死后有筠园墓地可供人凭吊，而三毛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台湾宝金山公墓，至今未入土为安。对于三毛未归葬入土，我心中存有几许疑问。3月26日见到三毛姐姐陈田心，问及此事。三毛姐姐对我说，我们一家是基督教家庭，三毛当时的葬礼也是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，考虑到当时三毛粉丝众多，怕发生令人意外的事，就将骨灰寄存公墓中，没入土归葬。这

也许是三毛家人的良苦用心。陈田心大姐还告诉我，家人眼中无名，我眼中三毛就是我的妹妹。荷西丧生后，三毛患有严重的忧郁症，我们家人当时也不知道这种病，妹妹三毛的死应与忧郁症有关。田心大姐又说，妹妹去世28年了，还有这么多人爱她，纪念她，她在天之灵，应感欣慰。今年80岁的三毛姐姐田心，说起妹妹三毛，不由流下泪水。

三毛生前遗愿，归葬敦煌。如今，鸣沙山上有三毛生前友人陈达镇为她建的衣冠冢。贾平凹《佛事》文中写到此事。

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今年3月26日，是三毛诞辰76周年，三毛如果活着，也是76岁的老人了。时光回到28年前的1991年1月4日，三毛神奇地走了，来不

及好好告别，寻找她梦中的橄榄树去了。三毛，你在天堂好吗？

28年来，爱三毛的人们，怀念她，追寻三毛足迹，撒哈拉、大加纳利岛、宝岛台湾、三毛故乡定海三毛祖居……

3月26日正值三毛诞辰76周年之际，三毛故乡定海举办了“走马红尘——纪念三毛特展”和纪念三毛故乡行30周年专场活动，三毛姐姐陈田心、弟弟陈杰向大家讲述了家人眼中三毛的故事。世界各地近百名三毛迷来了，有的在参观三毛遗物展时失声痛哭，有的抱住三毛姐姐田心泪水长流……

三毛传奇的人生，创造了“三毛热”，三毛热至今没有消退迹象。“撒哈拉旋风”掀起第一波“三毛热”，三毛之死掀起第二波“三毛热”，如今三毛故乡定海举

办三毛散文奖活动掀起第三波“三毛热”。

三毛也创造了一个名人的奇迹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为三毛作传的有关传记达150多种版本。潘向黎1991年9月出版的《三毛传》，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本三毛传记。

在我心中，三毛不仅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一名旅行家，一名文化传播者，一个无师自通的沙漠医生，一名呕心沥血的教师，一个画家、诗人、作词家、影视编剧，一位收藏爱好者，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人。

神州何处吊三毛？

台北宝金山公墓太远，敦煌鸣沙山太远……心中有三毛，处处可凭吊。清明时节，我走向定海小沙三毛祖居，献上一束鲜花，献给三毛。

他们未曾远去 音乐人要讲究美，明请看本栏。

办三毛散文奖活动掀起第三波“三毛热”。

三毛也创造了一个名人的奇迹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为三毛作传的有关传记达150多种版本。潘向黎1991年9月出版的《三毛传》，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本三毛传记。

在我心中，三毛不仅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一名旅行家，一名文化传播者，一个无师自通的沙漠医生，一名呕心沥血的教师，一个画家、诗人、作词家、影视编剧，一位收藏爱好者，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人。

神州何处吊三毛？

台北宝金山公墓太远，敦煌鸣沙山太远……心中有三毛，处处可凭吊。清明时节，我走向定海小沙三毛祖居，献上一束鲜花，献给三毛。

他们未曾远去 音乐人要讲究美，明请看本栏。

办三毛散文奖活动掀起第三波“三毛热”。

三毛也创造了一个名人的奇迹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为三毛作传的有关传记达150多种版本。潘向黎1991年9月出版的《三毛传》，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本三毛传记。

在我心中，三毛不仅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一名旅行家，一名文化传播者，一个无师自通的沙漠医生，一名呕心沥血的教师，一个画家、诗人、作词家、影视编剧，一位收藏爱好者，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人。

神州何处吊三毛？

台北宝金山公墓太远，敦煌鸣沙山太远……心中有三毛，处处可凭吊。清明时节，我走向定海小沙三毛祖居，献上一束鲜花，献给三毛。

他们未曾远去 音乐人要讲究美，明请看本栏。

办三毛散文奖活动掀起第三波“三毛热”。

三毛也创造了一个名人的奇迹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为三毛作传的有关传记达150多种版本。潘向黎1991年9月出版的《三毛传》，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本三毛传记。

在我心中，三毛不仅是一个作家，也是一名旅行家，一名文化传播者，一个无师自通的沙漠医生，一名呕心沥血的教师，一个画家、诗人、作词家、影视编剧，一位收藏爱好者，一位有着家国情怀的人。

神州何处吊三毛？

台北宝金山公墓太远，敦煌鸣沙山太远……心中有三毛，处处可凭吊。清明时节，我走向定海小沙三毛祖居，献上一束鲜花，献给三毛。

他们未曾远去 音乐人要讲究美，明请看本栏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